

星之声

ほしのこえ

爱的絮语 / 穿越星际

新海诚

原作

加纳新太

著

冷婷 / 译

24岁的阿升

你好

我是15岁的美加子啊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星之声

爱的絮语 / 穿越星际

星のこえ

〔日〕新海诚 原作

〔日〕加纳新太 著

铃婷 译

北京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星之声：爱的絮语·穿越星际 / (日) 加纳新太著；
冷婷译。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5.7
ISBN 978-7-5502-5594-4

I. ①星… II. ①加… ②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日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33132 号

ほしのこえ あいのことば / ほしをこえる

©Makoto Shinkai / CoMix Wave Films ©Arata Kanoh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
through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, Beijing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 ©2015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5-4056

星之声：爱的絮语·穿越星际

作 者：〔日〕加纳新太

责任编辑：夏应鹏

特约监制：赵 菁

产品经理：张 聃

特约编辑：胡瑞婷

封面设计：所以设计馆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70 千字 126 毫米 × 185 毫米 1/32 9.25 印张

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594-4

定价：36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010-82069336

目
录

爱的絮语

3

穿越星际

169

目
录

爱的絮语

3

穿越星际

169

爱 的 絮 语

愛の絮語

电梯和紧急楼梯

♀

醒来，酣睡时的梦境却依旧萦绕在心间，清晰如镜。

那是我打小就拥有的小特技。当然，正如无法立马回想起一个月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一样，如若不写下来，记忆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变渐淡。但如果周期是两三个星期的话，我不用太过刻意地回想就能轻松告诉别人“我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哦”。

“迟迟对梦境念念不忘的人，即便睡醒也会如同生活在梦境中一样哦。”

阿升向我说过这样一句话。真是的，他就是那种老爱说些装腔作势的话的人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才上初三。

那天清晨，睡醒前的梦境里，我正坐在电车内。

我转过身，靠在隔离乘客座位和驾驶座位的挡壁上，透过自动门的玻璃窗，眺望着窗外飞速流动的风景。

但其实飞速流动的并非窗外之景，而是乘坐电车的我。

该想法跃出的一瞬，感觉自己被放逐般，一丝慌乱于不经意间掠过心头，我无意识地掏出手机。

我很喜欢手机。

不知为何，我特别喜欢被涂上银色的廉价手机塑料壳的光滑触感，喜欢凸出来的按键排列，以及液晶屏幕的绿色灯光。

在那个梦里，我尝试只用右手的大拇指发短信。

然而，在摁下发送键时——

【不在服务区】

屏幕显示如上，短信无法发出。是因为电车正在开动中吗？或许是手机信号不太好吧，但也不至于发不出去吧？

梦里的我怅然若失。

醒来后，梦中的心绪依旧萦绕于心头，迟迟没能散去。

我的手机无法联系任何人。

最近的我一直有些心不在焉。

心像是飘向了远方某处，而身体则在自动完成其该履行的义务。心如同蒸发了般，茫然蜷缩于半空中，它正在注视自己受外部刺激而能动反应着的身体，比如匆忙活动中的双腿、双手及十指，这种感觉很奇特。

那时的我应该搭乘电梯，回到位于公寓五楼的家中。但等回过神来，我却已站立在屋顶之上。

太奇怪了！公寓的电梯根本无法抵达屋顶。

可此时此刻的自己确实站在屋顶上。于是，我沿着覆有一层薄砂的水泥地向前走，打算走紧急楼梯下楼。

我居住的公寓紧急楼梯是组装式的铁制楼梯，附置于大楼外侧。

当时的心情宛如漫步空中般，被风雨浇了个透。

每走下一级楼梯，都能听到当当当的脚步声。

借由下楼的惯性，我尝试将身体轻倚于回转平台的手扶栏杆上。景色跃入眼帘，略显模糊，却很宽广。这时我

才亲身体会到这座楼还真够高啊。

我感到有风拂过脚边。

这个地方很高。

站在高处，我总会不禁多想，如果掉下去会怎样……

也许会死吧。

不过，也有可能安然无恙哦。我心头隐隐闪过这一想法。

俯瞰地面，两层高的民宅小楼像是互相依靠般，紧贴在一起。这种景象一直延伸至远方。

站在这里，还能看见车站前的大楼和郊外的商场。

天地间，电车的高架线及高速公路若隐若现。不过即便换一番景致，我想，轻笼的雾霭也会遮挡住视线吧。

很遥远。

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遥远得如在天边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站在高处，想象自己坠落的样子，我却浑然不觉惶恐。于我而言，坠落仅是被地面吸引而去罢了。

啊，对了！

在如此之高的地方，电波信号应该很容易接收得到。

一边这样想着，我一边拨通了电话。至于为什么要拨电话、拨给谁，这些都从意识中飞出去了。

我把手机贴在耳边。

“喂……喂……有人吗？”

无论公寓周遭，还是眼前的民宅，视野内均没出现一丝人的踪迹。硬要说还有什么东西在动的话，唯有夏日中缓缓飘移的厚重云彩。

“我去哪儿好呢？”

我自言自语道。

去电话那边吧。

这一切就像演戏一样，我心想。进一步说，就同置身于戏剧中般，我站在镁光灯的正中央，把手机贴在耳边，独自面朝黑暗，喃喃自语。

不经意间，我吐出了那个名字。

“……阿升？”

在说出这个名字的瞬间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没了力气，如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剥离了般。

等意识恢复，周围的景色已开始微微泛红，就连雪白的云朵也渐渐被晕染上了看似锈迹的斑驳绯色。

手机无法联系任何地方。

这一点，我其实早就知道。假如能接通到某处，即便对方缄默不语也好，因为至少还有沉默的气氛。然而，现在连这个都没有。冰冷的寂静，仿佛是耳边一扇紧闭的门扉。

高处既无遮蔽，应该轻易能接收到电波才对呀！太奇怪了！

我轻声自语。

俯视的街道遥不可及。

我分明很想将它们连接在一起，可为何却只是悄然远去呢？

我呢喃了一句，想给这场安慰自己的戏剧拉下帷幕。

“回家吧……”

我下至五楼，推开家中沉重的铁门。

哗啦啦的金属声真心让人不悦。

走进玄关，绯色的夕阳之光从对面的垃圾口中倾泻而

人，蝉鸣如泣，净是些让人不快的景物。

铁门关闭的声响很是厚重。

这时，场景骤然转换，我伫立于学校教室间。

可是，熟悉的教室也无法给予我安慰。那里已是面目全非，再也不是我熟知的教室了。桌椅被搬得一张不剩，屋内空无一物，就连墙上的告示也全被撕掉了。

对嘛，大家都已经毕业了。

我所在的班级不复存在了。

夹杂着自暴自弃的悔恨之情在心中翻滚，我甚至想一死，一了百了。

大家都去哪里了……

不，不对。

移动的不是景色。

移动的是我自己。

那，我又是在哪里呢……

“啊啊，这样子啊……”

随着身体的醒悟，我嘀咕说。

全都是梦境。

全都是在眨眼的一瞬目睹的被压缩的梦境。

我的身体——

被拉回现实。

我的双脚贴附在金属制的脚踏板上。

我的双手则握着金属制的遥控杆。

我的身体与如镜子般闪亮的控制装置融为一体。

我同那金属包间浑然一体，飘浮于宇宙间。眼前是淡绿色的阿格哈塔行星，仔细扫视，发现那些全是投射在全方位荧幕上的影像。

这里是……

这里是映射绿色行星、将我独自禁闭在内的驾驶舱。

这里是宇宙战斗机的描图器。

这里是谁也不会过来的，遥远、黑暗且冰冷的宇宙边缘。

“我已经不在那个世界了……”

有个词，叫世界。

直至上初中前，我都模糊地以为世界就是手机能收到信号的地方。

对我而言，这样足矣。

我只是想偎依在温暖中罢了。

轻飘飘的加速刺激向我袭来，脑袋有些眩晕。我——裹着坚硬的人形金属装甲——头朝下，朝着群星缓缓自由坠落。

我分明根本就不想要宇宙这种东西。

终结日



2046年7月末，我14岁，是一名初三学生。尽管这样说有些俗气，但那年我恋爱了。

他叫阿升，与我同年，我们在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班级上学，还加入了同一个社团。这种事就连自己都不禁觉得很是浅近。

加入的社团是挥洒汗水的剑道部。倒不是我自吹，我的水平确实挺高（比起强大，我更想用水平高超来形容自己）。至于他嘛，总而言之，没有我厉害就对了。

不论什么事，阿升都会深思熟虑，但在运动方面，缜密的考量反倒让结果适得其反。我能看出来，他那蒙在面